



# 万山红遍

上 卷

黎 汝 清

## 内 容 说 明

《万山红遍》共上下两卷。写的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1928年春天到秋天，党领导的一支红军队伍，遵循毛主席开创的井冈山道路，在祖国南方某山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英勇斗争故事。作品以饱满的革命激情，歌颂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这支红军队伍，艰苦奋斗，英勇作战，经过错综复杂的斗争，闯过了征途上的种种险风恶浪；与山区党组织共同努力，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同敌人展开了反复较量，清除了内奸，消灭了敌人，成立了工农民主政权，扩大了红军队伍，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小说力图通过形象的描绘，说明井冈山道路对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

小说着重地塑造了红军大队长郝大成以及吴可征、史少平、罗雄、宋少英、田世杰、黄六嫂等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同时也较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广阔的社会面貌。小说情节引人，语言流畅。

### 万 山 红 遍（上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 370,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9  $\frac{1}{4}$  插页 2

1976年1月北京第1版 1978年1月湖北第3次印刷

书号 10019·2335

定价 1.10 元

# 目 次

《万山红遍》题记.....	1
---------------	---

## 上 卷

第 一 章	峡谷突围.....	75
第 二 章	崎岖征程.....	97
第 三 章	荒山篝火.....	111
第 四 章	阻 击.....	130
第 五 章	阻击后的阻击.....	145
第 六 章	神秘的四岭山.....	164
第 七 章	汤家楼的怒火.....	190
第 八 章	毒 害.....	208
第 九 章	南屏山之夜.....	238
第 十 章	这也是战斗.....	280
第 十 一 章	较 量.....	297
第 十 二 章	在白色恐怖中.....	323
第 十 三 章	“庆功”宴上的丧钟.....	348
第 十 四 章	谷家寨的枪声.....	374
第 十 五 章	在游击队的营地.....	393

第十六章	决 策.....	414
第十七章	南山口的战斗.....	434
第十八章	初探四岭山.....	447
第十九章	风波骤起.....	476
第二十章	脱 险.....	499
第二十一章	初夏的晚上.....	521
第二十二章	枪口应该对准谁.....	536
第二十三章	山雨欲来.....	556
第二十四章	奇袭白云山.....	581

## 《万山红遍》题记

—

一九一四年。

清明节这一天，豹子山的虎头崖上，山花烂漫，彩色缤纷。映山红正在盛开怒放，象一片片彩霞把巉岩峭壁轻轻偎抱，又象一团团烈火在林莽荆丛间熊熊燃烧。鲜红艳丽的花朵，在柔和的晨风里轻摇曼舞，向着从山路上走来的老人和孩子点头微笑。

山路上走着的一老一小，从脸型上一看，便知是父子二人，都是猎人打扮：草鞋布袜，青色的粗布裤子，打着灰色的绑腿，蓝色的对襟小褂上，紧扎着宽宽的腰带，这是便于钻深山穿密林的装束。他们的衣衫都很破旧，上面缀满了粗针大线的歪歪斜斜的补丁，这既是穷苦的象征，也是攀峭壁、钻荆棘的结果。

老人看上去有五十来岁，骨架虽大，却有些瘦弱，脸上带着几分病容。手里拎着一个圆形的竹篮子，上面覆盖着一块土制的花条手巾。在这户户上坟家家扫墓的节日里，不难猜出竹篮里盛的是上坟的供品。老人在前面走着，由

于老寒腿的拖累，脚步显得笨重而又艰难。

跟在老人身后的孩子，大约十三四岁，扛着一把短柄镢头，乍看上去并不粗壮，却长得十分结实。他那浓密蓬松的头发，遮盖着广阔的前额，在两道指向鬓角的浓眉下，一双活泼的大眼睛，机灵地滚动着，闪射着强悍的灼灼逼人的光芒；黧黑色的面孔有些粗糙，使人联想到他整天出没山林，经受风吹、日晒、霜打、雨淋的童年。

孩子一边走一边蹦跳着，他那充沛旺盛的精力，就象一股喷涌的山泉，在石缝里没处奔流，被憋得激浪翻腾；又象一株茁壮的灌满了生命浆液的树苗，矗立在高山之上，怀着战斗的喜悦和向往，去追求阳光雨露的滋润和抚育，去抗击暴风雪的摧残，去经受酷暑严寒的锻炼。

老人扭头看了一眼活蹦乱跳的孩子，用手指着一处陡峭的山崖说：“大成子，你看，崖上面那丛映山红开得多红，快去刨来，好栽到你爷爷的坟上。”

“嗯，我去刨。”大成子应了一声，把镢头一提，扯拉着杂树棵子，脚蹬石棱一纵身，轻轻巧巧地攀上了峭崖。

老人微笑着向他看了一眼，也不等他，径自向前走着。但是一眨眼，大成子已经怀抱着一簇映山红，追了上来，欣喜地喘吁吁地说：“爸爸，今年这花开得比往年都盛，真好看，好香哇！”然后他几步抢到爸爸身边，稚气地问：“人家上坟，是在坟上培土，咱家上坟，为什么要在坟上栽花呢？爷爷活着的时候，很喜欢映山红吧？”

“对。你爷爷很喜欢映山红，它是咱们穷人的花！”老人

沉思地说，“看，虎头崖到了。等给你爷爷上过了坟，我讲个映山红的故事给你听！”

“好！好！”大成子高兴地跳了跳，然后催促道：“爸爸，咱们快些走啊！”他说着，心急地先跑上了虎头崖。

其实，虎头崖上并没有坟堆，只有隆起的一条土岗，上面长满着苍松翠柏。大成子还是象往年一样，把映山红栽在两棵最茂盛的青松下。他又跑下去，接过爸爸手中的竹篮子，一齐回到土岗上。老人摆好供品——一碗糍粑、一碗山鸡肉、一碗大板栗，然后和大成子一齐跪下，向着土岗子虔诚地磕了三个头，便完成了既郑重而又简单的祭仪。老人和孩子一齐坐在松树下，老人在往下蹲时，忍不住地用拳头捶了捶痠疼的膝盖。大成子紧紧地偎依在爸爸身边，老人用粗糙得象老树皮般的大手抚摸着孩子的蓬松的乱发。

“爸爸，你这风寒腿很痛吧？为什么不请董二先生给你看看？”大成子看到爸爸那行动迟缓，向下蹲坐时疼得直皱眉头的样子，关切的心情抑制了他那急于要听故事的好奇心。

大成子七岁丧母，他在爸爸的抚养下长大。当他刚满十岁的时候，爸爸便带他进山打猎。大成子整日里以荒山野林为家，以豺狼虎豹为邻，养成了他刚毅、果敢而又强悍的性格。但是他在爸爸的温存的抚慰中，却又流露出了他性格的另一面——沉静、柔和。他已经懂得体贴爸爸的困难处境了。

“请人看也没有用，人老了就象树枯了一样，光靠浇水

也旺不起来。再说，我这两条老寒腿，不就是坏在董老二这伙坏蛋身上吗？”说到这里，老人不由地愤慨起来，紧握拳头狠劲地捶着痠疼的膝盖，显然心头积压着极大的仇恨和怒火。

“是他给你治坏的？”

“不，说起来把人活活气死！”老人激动地注视着远方，仿佛他又看到了那苦难的过去。看样子，他并不打算继续讲下去，但开的这个不平凡的头，却象一颗火种，把大成子听故事的强烈欲望点燃起来。

“爸爸，你讲给我听听吧，还有那个映山红的故事。”

“大成子，你今年十四岁了吧？”老人疼爱地看了孩子一眼，他忽然发现大成子长大了，便郑重其事地说，“好，你该懂事了，我就讲讲映山红的故事给你听！”

## 二

“从前，咱们这山区里是没有这样的花的，”老人深情地望着摇曳在坟上的那一簇映山红，开始了他的故事。“什么时候才有的呢？不是人种的，也不是天生的，是英雄好汉们的鲜血化成的！”

“啊！”大成子惊异地轻轻地叫了一声，他的两眼紧盯着爸爸的脸，急待着一个新奇的故事，心想：世上竟然有鲜血化成的花！？

“在很早很早以前，咱们这山区里，发生了一次大起义。



饥民们造反，烧了官府，杀了老财，抢了粮仓，穷苦人都过上了不纳粮、不缴税、不挨饿、不受冻的好日子。那些王公贵族豪绅地主一个个急红了眼，气炸了肺，向这山区发来了成千上万的官兵，他们见屋就烧，见人就砍；起义的饥民同官兵进行了英勇的拚杀，一直杀了七天七夜，最后还是叫官兵打败了。……”

“败了？”大成子紧握着小拳头，不相信似地问了一声。

“是败了！自从义民一败，那滚滚的乌云就遮盖了山区，到处天昏地暗，又黑又冷，死气沉沉，一点儿生气也没有。人们的心上象压上了石头，越积越厚，越压越重，天天望着阴沉沉的山林，思念着被杀害的亲人。眼前没有一点光亮，四周没有一点暖气，真是人人忧愁，个个伤心。……就在这个时候，一天的夜里，人们眼前忽然一亮，那乌沉沉黑压压的山林里升起了一丛丛的火苗，那火苗跳动着，越烧越大，象千万支火把，照亮了大地，照亮了长天，照亮了人们的心；把整个山区照得一片光明。淡淡的香味，随着阵阵清风，飘过来，飘啊，飘啊，一直飘到人们的心里。……”

“当时人们那股欢乐劲就不用说了，男女老少全都从家里跑出来，嘻笑着，吵嚷着，蹦跳着，向山林里跑。……走到山林里仔细一看，好奇怪啊，那放光的并不是火，是一丛丛火红的鲜花。这花开得又红、又旺、又多、又香，人人喜，个个爱。这花是怎么长的？叫什么名字？谁也说不上来。

“这时，从人群里走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来。他的三个儿子在起义的时候，全都叫官兵杀害了。可是，他并不灰

心，不丧气，不低头，决心和狗财主们拚到底。他大步流星地走到一丛红花前边，双手捧起了一把鲜花，满脸笑容地对大伙说：‘乡亲们哪，这花开得可不同寻常，它是咱们亲人的血化成的啊！你们看，它开得多么红多么美！它是生长在咱山区的土地上，开放在咱穷苦山民的心田上的啊！’

“人们听了之后，就欢呼起来，都说，‘老爷爷，你说得真好！你就给这珍贵的花起个名字吧！’

“老人说，‘我看到这花，就想起了那些为了叫穷苦人过好日子，不怕流血，不怕杀头的英雄好汉们。他们虽然死了，可是，他们的精神却没有死！就象这鲜花一样，开得又红又美又香。……’

“老人说到这里，那一丛丛鲜花就象有了知觉似地，全都放出了耀眼的红光，把山野映得一片火红。老人接着又说，‘这一次起义是失败了！可是起义的精神没有灭，就象这鲜花一样，越开越旺盛。他们失败了还有我们；我们失败了，还有儿子；儿子失败了，还有孙子。我们要子子孙孙同那些杀人的官府、吃人的财主斗，斗他个千年百载，将来总有一天，我们会把那些害人的妖魔鬼怪、虎豹豺狼全都赶尽杀绝。到那时候，咱穷苦人的日子就会过得象这鲜花一样红火兴旺……我说，这鲜花的名字，就叫做映山红吧！’……”

老人说到这里，把话停住了，他陷入深沉的回忆中。

大成子一对发光的大眼睛惊奇地注视着山崖上那一丛在山风中摇曳的映山红，轻声地说道：“真好！”大成子由

衷地赞叹着。这个古老的富有寓意的传说，引起了大成子对于义民们的无限崇敬，对于斗争的无限向往。“再说啊！”他催促爸爸，总觉得这个故事还没有完。

“好，我就接着往下说，这个故事是你爷爷讲给我听的，算起来，已经整整二十年了。那是光绪二十年，咱这一带山区接连大旱三年，田里庄稼颗粒无收，穷人饿得啃树皮、嚼草根、吃观音土。财主们却是花天酒地，吃香的、喝辣的，仓库里的粮食堆成山，发了霉。这些狼心狗肺的东西，不管穷人死活，整天提着鞭子，到处催租逼债、讨税要捐。逼得穷人卖儿卖女、上吊跳崖，……真是一条活路也没有了。……那时，我也是天天愁眉苦脸、唉声叹气。

“有一天你爷爷指着这虎头崖上的映山红对我说，‘咱山区里有句俗语，悲伤忧愁，不如握紧拳头。我讲个映山红的故事给你听吧！’你爷爷把这个故事一讲完，我就知道你爷爷的心思了。我说，‘那些起义的饥民真是英雄好汉，宁可被砍头也不愿等着饿死。咱们就学着那些饥民的样子，和财主们刀对刀、枪对枪地拚了！’你爷爷这时候正到处串连起事。一听我这样说，就高兴地大笑起来。他说，‘就应该这样，咱们不能让狗财主们踩在脚底下，骑在脖子上，宁愿站着死，不能跪着生。你就参加红绶会吧！’……”

“红绶会是做什么的？”两手托腮、凝神静听的大成子忍不住地插了一句。

“红绶会嘛，就是穷人串连起来，向官府造反，向大户借粮的义民，你爷爷就是红绶会的大首领。在起义的那一天，

饥民们头上都裹上了红布包头，腰里都扎上了红布腰带，刀把子上都系着红绦子，长矛尖上都挂着红缨子……火起为号，人们操起了锄头、冲担、大刀、长矛、柴斧，从村里涌了出来。满山遍野都是人，你爷爷手里就提着你扛的这一把镢头，带领着人们，象暴发的山洪一样，涌向谷家寨……”老人回想起那时的情景，仍按捺不住兴奋和激动。

大成子也被爸爸的情绪感染了，穷苦人所受的深重的苦难，引起了他深深的悲愤和同情。那饥民起义的波澜壮阔的情景使他振奋和激动。他好象也成了红绦会的一员，恨不能一脚把官府踩扁，一拳把财主们砸烂。他紧握着小拳头说：“干么向大户借粮？应该抢他们的！”

“是啊，别说财主们不借，就是借了也没法还！你爷爷一镢头就砸开了谷敬文家的粮仓，把大户的粮仓给抢了。……”

“为什么到谷家寨去抢谷敬文家的粮仓？”

“谷敬文是咱九里十八坪顶大的土豪！他家里有一马跑不到头的土地，有一眼望不到边的山林。所以他老子谷孟余的外号叫谷半县。在起义的那些日子里，咱穷苦人有多么高兴，踢倒了谷半县的太师椅子，掀翻了他的八仙桌子，砸烂了他那吃人的斗，折断了他那杀人的秤，分了他的粮食、布匹和牛羊。家家户户就象过节一样，……就是现在想起来，心里也觉得痛快！可是，……”老人的心情忽而变得沉重起来，“在起义后的第五天上，谷孟余就从官府上搬来了带着洋枪洋炮的清兵。……就在那里，”老人用粗糙有

力的大手指着豹子山下，“红绫会同清兵摆开了战场，杀了个尸骨堆山，血流成河！”

大成子眺望着豹子山下，仿佛看到了当年红绫会同清兵厮杀的壮烈情景。

“狠狠地揍那些狗东西！”大成子咬牙切齿地喊着，紧握着的小拳头在颤抖着，好象在为当时的战斗助威、出力！

“可是红绫会叫清兵打散了。你爷爷带着四百多人冲开了清兵的重围，到处转战，从万松山区转到白马山区，又从白马山区转回豹子山来，因为哪儿也立不住脚跟，人越战越少，后来就打得只剩下七个人了，你爷爷身受重伤，落在谷孟余的手里……”

大成子屏住了呼吸，小拳头握得格格发响，全身在悲愤的激动中颤抖着。

老人的声音忽而由低沉变得高昂起来：“你爷爷是刀压着脖子脸不变色，在刑场上指着谷孟余骂道，‘你杀吧！穷人是杀不完的！’……就这样，你爷爷的头在谷家寨的寨门上悬挂了七天。”

大成子的胸脯在急剧地起伏着，激愤、仇恨的烈火同时在他的幼小的心灵中燃烧，燃烧！他象个大人一样压低了嗓子，关切地问：“后来呢？人们就把爷爷埋到虎头崖来了吗？”

“对，这虎头崖上，一个坑就埋了七十多个！”

大成子站起身来，手把青松，崇敬地望着那一道隆起的土岗，在他看来，他每年栽的那一丛丛映山红，变得格外地

鲜艳了，他为爷爷死得英勇而自豪。

“尽管那时官府杀了成千上万的人，谷孟余还是不甘心，他办起了团练，到处清查红绶会的余党。当时我和你史太昌大叔，还有田世杰大叔，我们三个人一齐跑到外地给人家当长工。第三年，清查余党的风头过去了，我们才又回到了豹子山。结果董老二那个满口仁义道德的老浑蛋，为了三十块大洋，向谷孟余告了密。我和你太昌叔被抓去坐了三年牢。”

“田大叔呢？”大成子急急地问。

“在我们被捕的那天夜里，你田大叔已经睡了。忽然听见噗通一声，有人从垣墙上跳进了院子，接着就开了大门。他连忙披衣起来，从窗口里向外一看，只见灯笼火把一片通明，很多团丁一齐拥了进来，把他的房子包围了好几层。你田大叔把房门猛然打开，顺手摸了一条板凳，向堵在门口的团丁砸了过去，有两个团丁被打倒了，别的团丁连忙向两旁躲闪，你田大叔随着飞出的板凳乘势纵身跳了出去，在墙角上，顺手摸起了一根冲担，噉哩咋叹地在院子里同团丁们拚了起来。他见团丁越聚越多，知道寡不敌众，就冲到墙边，把冲担往地上一撑，翻过墙头，奔上了后山。……”

“田大叔真行！”大成子由衷地赞叹着。

“是啊，你田大叔是个有胆量有心劲的人哪！他是红绶会的小头领，他要是被抓住哇，那就非杀头不可。”

“以后呢？”大成子关切地问。

“以后吗？我就再没有见到他的面，有人说他被打死在

山里，有人说他逃到了外地。唉，十七年了，就象石头沉到大海里一样，一直没有音讯。”

“田大叔准还活着！”大成子信心百倍地说着。他对这个红绶会的小头领，充满着钦敬，他多么希望将来有一天会遇到他。

“那可真是条英雄好汉啊！”老人怀念着生死不明的战友，不由地慨叹了一声。

大成子从映山红的传说，联想到红绶会的起义和爷爷的被害；联想到爸爸的坐牢；联想到田大叔的逃亡。他提出了一个老人难以解答的问题：“爸爸，穷人的起义为什么老失败呢？”

“嗯，是啊。”老人思索着说，“我也一直捉摸着这个事儿，九九归一，是没有找到一条成功的路。”

“那就去找啊！”大成子忽然充满信心地说，“爸爸，我们一定要找到那条路！”

老人被孩子的情感染了，他站起来，仿佛向着起伏的群山在庄严地大声宣誓说：“对！这条路总有一天会找到的！”

“我们应该把那些害人的地主老财统统打倒！”

“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有兵，有官府啊！”老人喃喃地说。

十四岁的大成子还弄不明白官府是怎么一回事，是天生的还是人为的。他苦思了一阵子，又提出了一个老人更难回答的问题：“官府为什么向着地主老财呢？为什么不向

着穷人呢？”

“哎呀，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啊！”老人苦恼地说，“只有富人的官府，没有穷人的官府！”

“唔，”大成子当然很不满意这样的回答，但他却提不出问题来了。他迷惑地瞪视着前方的远山，渴望着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急切地去寻找一条起义能够取得成功的道路。

“大成子，天不早了，我们回家吧。”老人从往事的回忆和沉思中挣脱出来，叹了口气说，“明天一早，就进山打猎去，我们还欠黄保正一张豹皮呢。”

“为什么欠他的？”

“因为欠了官府的捐税，要用兽皮去顶！”老人耐心地解释着。

“向着富人的官府，为什么跟我们穷人要捐税呢？”

“官府就是官府，捐税就是捐税。你问的都是些孩子话，蚊子要吸血，虎狼要吃人，自古以来就是这样，还问为什么？”老人也很难回答这个听来十分幼稚，想来却十分深奥的提问，他略微思索了一下说，“没有捐税，他们吃的山珍海味，穿的绫罗绸缎，住的高楼大厦，从哪里来啊，哼！”说到这里，老人愤慨起来，“还不都是穷人的血汗养肥了那些狗东西！”

“我们为什么养活那些坏蛋呢？养活他们帮着财主杀穷人吗？哼！我们不给他们！”

“那么，他们就会派兵来抓你去坐牢。”



“那就跟他们打！”大成子挺挺胸脯不服气地说。

“打不过他们啊！他们有枪有炮，刀把子攥在他们手里，穷人还有什么理好讲呢？”

“打不过他们，就逃走！逃到别处去！”

“别处也是一样啊！哪里没有官府，没有财主呢？听你爷爷说，咱们也是叫那些狗财主们逼得走投无路，才逃到这山里来的。……”

大成子不知怎么说好了。他那简短的经历，使他还不能有更深的思考。这个题目，对于十四岁的孩子来说，的确是太深了，太大了。他闷闷不乐地站了起来，心事重重地跟着爸爸向山下走着。映山红的传说；红绫会的起事和失败；官府的捐税；欠黄鼠狼子的豹皮；这一切，都在他那幼小的心灵里翻腾着。

### 三

老人的名字叫郝永兴，住在豹子山脚下一间孤零零的茅屋里，这间茅屋归九里十八坪的黄家湾管辖，离村有五里山路，人们都叫它郝家屋子。

郝永兴的祖辈，都是勇敢勤劳的山民。为人憨厚耿直，不管他们穷到什么地步，不管生活给他们多重的压力，不管命运给他们多大的打击，他们不低头，不叹气，不屈服。若遇到穷兄弟们有什么难处，只要是他们能办得到的，无不竭力相助。这些高尚的品德就象传家宝一样辈辈相传，直到